

金弓神掌日月刀



金弓神掌日月刀

了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金弓神掌日月刀

了了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《海内外文学》杂志抚宁特约发行部发行

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211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100000册

ISBN 7-206-00114-9/I.26

定价：2.15元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| 遭陷害忠良丧命 | 伸正义侠士救人…………… | (1) |
| 第二回 | 古松寺老叟传艺 | 报冤仇张成辞师…………… | (18) |
| 第三回 | 松树林侠士仗义 | 双义居张成遭擒…………… | (37) |
| 第四回 | 张成遇险识兄嫂 | 玉环设播选情郎…………… | (53) |
| 第五回 | 北河店张成历险 | 众英杰深夜除奸…………… | (71) |
| 第六回 | 刘英镖局迎豪杰 | 张成只身探贼巢…………… | (89) |
| 第七回 | 中毒箭张成遭厄 | 讨解药罗宗奔波…………… | (106) |
| 第八回 | 小子房设计除贼 | 金弓郎初中魁元…………… | (124) |
| 第九回 | 金銮殿兄弟巧遇 | 崔公府设计害人…………… | (144) |
| 第十回 | 河妖作怪闻上阙 | 将计就计出京城…………… | (161) |
| 第十一回 | 济阳府张成私访 | 水晶宫双义施威…………… | (179) |
| 第十二回 | 尚文秀夫妻设计 | 何素花府内贪情…………… | (197) |
| 第十三回 | 用奇谋赵智擒贼 | 荻口供御史返京…………… | (212) |
| 第十四回 | 河间府三英惹事 | 刘氏宅赵智施谋…………… | (232) |
| 第十五回 | 巧设计钦差断案 | 听妙语何荣出山…………… | (248) |
| 第十六回 | 赴法场群凶授首 | 辨真伪督府冤平…………… | (264) |

第一回 遭陷害忠良丧命 伸正义侠士救人

话说明朝正德年间，权奸刘瑾恃宠把持朝政，结党营私，重己除异，迫害忠贤，只弄得阿谀小人官高位重，忠正之士不死则削职为民，把一个商议军国重事的朝堂，视若营私舞弊的处所。朝中虽有几位忠正大臣具本参奏，但这风流皇帝却难纳忠谏，竟把个刘瑾封成了朝野皆知的九千岁。刘瑾的地位一高，他那些狐朋狗友便也随之腾达，一个个加官晋爵，进入朝堂。这般小人一参与朝政，其当务之急便是寻机除却朝中忠正贤良之臣。这众多贤臣之中对他们威胁最甚者当属千岁定国公徐彦昭。但这些狗朋之辈，要惹徐千岁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，自寻倒霉？便只好改变目标，对付他们的另一大对头九门提督张志。

说起张提督，本是个性情刚直之人，凭军功累至一品英武将军，兼管京城的九门防务。他为人不但忠正无私，视恶如仇，且不避风险。曾数次参奏刘瑾和崔安等奸佞之辈的不法之事。尽管正德皇帝念其功高免于追究，只将他的奏本搁置一旁，含糊了事。虽说如此，但这班奸贼哪肯将他放过？他们遣派大批爪牙，死死窥视于他，一旦有机可乘，便要大下毒手。

常言说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。倘或有人成心算计，处处吹毛求疵，哪能找不到借口？慢说张提督自恃所行正大光明，不予提防，就算处处留心，也是久走斜冰道，很难不摔跤，何况那崔安奸贼早已布下了阴险毒计？

却说这天早朝散后，张志闷闷不乐地回到府中，将坐骑交马

伏牵去槽下，便满脸怒容地走进卧房。

赵氏夫人一见丈夫怒容满面，不知所为何事，忙迎身上前，含笑问道：“将军，何事如此不快？”

张志来到桌旁坐下，才狠狠地叹道：“唉！夫人，你哪里知道，现如今徐千岁抱病在家，朝中简直不成体统！那万岁一心在内宫饮乐，却把个阉监当成了知心。这刘瑾不但官升极品，且连那奸诈的崔安，都升了兵部尚书。为夫几次奏本，万岁俱置之不理，岂不气煞于人？”

赵夫人一听张志是为此生气，心情才略为平静，她斟上一杯茶水，放在丈夫面前，柔声劝道：“将军，按说外面之事，妾身不宜多口，但为妻岂忍看着将军伤情。将军请想，这班权臣俱善迎合奉上，深得万岁之心，连徐千岁都无奈其何，何况将军？虽说将军一心忧国忧民，不畏强横，但要扳倒这些奸贼，又谈何容易？弄得好，是为民除去一害，大快人心；一旦出了差错，岂不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么？”

张志闻言摇摇头道：“哎！夫人讲到哪里去了！想我张志深受皇恩，职居一品，倘不能为国除奸，岂不空活一世？与其眼看着贼子横行，倒不如拼着一死再奏一本，纵然万岁将张某金瓜击顶，也有脸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！”

赵夫人闻言笑道：“将军此言差矣！为妻虽系女流之辈，但也读过圣贤之书，略知些忠君报国以及礼义仁德之事。虽说古训有‘君让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，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’之说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就将军适才之言，为妻便觉是谋略欠缺的愚忠，若真的见到九泉下的列祖列宗，只怕你倒无颜答对。”

张志从不曾听夫人如此讲说，今日听得此言，深以为奇，遂问道：“夫人，张某乃一介武夫，自和夫人成亲十余年来，从不曾听你讲说此事，今日倒要听听夫人之见。”

赵氏夫人正色道：“将军，如此，为妻就告罪了！将军请

想：若要做一个真正的忠臣良将，却并非只一死为凭，而是应尽心尽力，为国保守疆土，四方征杀；至于太平年月，则应精训士卒，以备随时调用。在朝中，要以一颗刚正之心，威慑奸谀阿谀之徒，使其闻声自觉心寒，以缩收诡诈之心。今将军既为一品重将，身负京城防务要任，理应首先克尽本职，同时采取各种办法逐步铲除奸贼。倘或只这样不讲策略地参报，非但无成于事，反会累及性命。依为妻看来，将军日后尽量与其少当面冲突，却要暗中抓住他们的把柄，在诸证俱全之下，何愁奸贼不除？”

张志听罢之后，认为颇为有理，便向夫人笑道：“夫人，你之所言确也有理，为夫日后注意也就是了。不过眼看着奸臣横行，实在是难以容忍。”

赵夫人见丈夫已消了怒气，便吩咐使女将酒饭端到房中。夫妻二人刚刚落坐，就见七岁的幼子张成从外面跑了进来。这张志夫妻成亲十余年来，只此一子。这顽童不但长得十分好看，且聪明伶俐，夫妻俩俱都视为掌上明珠，便请了位饱学的先生，在家教其习文。

当下张志一见爱子，立时愁肠顿消，一声笑道：“儿呀，不在学房读书，因何跑了回来，莫非逃学未去？”

小张成规规矩矩来到二老近前，行礼回道：“爹娘在上，孩儿并非逃学，只因先生今日身体欠安，让孩儿明日再去。”

张提督一听先生病倒在床，赶忙吩咐家人速去请医治疗。家人应声离去，这一家三人才围桌而坐，共进早餐。不一时，用罢早点，赵氏夫人便唤使女抄去杯盘，沏上茶来，继续慢慢地品茶闲论。

正当这时，只听府外一片人声嘈杂，细听还夹杂着阵阵喝骂之声，随着就见一个满脸是血的家人，急火火地跑进来回道：“将军爷，外面来了二三十个锦衣卫，领头的便是总管高承，他们说是奉万岁旨意，要将军外面接旨！小人行动略微迟慢了一

步，就被打得顺嘴流血，将军请你前去看看吧！”

张志闻言不觉一怔，心中暗想：早朝刚刚过去，并非曾有甚事情，因何此时又有圣旨到来？何况这飞贼出身的高承与我张某甚是不对，看此光景绝非好兆。莫非此辈又在打我的主意？想到此处，张志心中不由打了个冷战。但时间不容他多想，便急忙安慰了那家人几句，迈步向外走去。

赵氏夫人一听有圣旨到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，见丈夫的面色十分难看，便心神不安，仿佛要有什么大祸临头。赵氏夫人虽说心中担惊，却又不肯打听，只好让家人远远地跟着观看动静。

却说张志刚刚来到前院，就见满脸横肉的高承已经带着杀气腾腾的锦衣卫闯了进来。张志一看这情形，就知来者不善，却也只好迎步上前，抱腕赔笑道：“高总管，末将不知您老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总管大人当面恕罪。”

高承亦抱腕当胸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张将军太客气了。高某此番是奉了万岁旨意，前来宣读圣谕，我看还是先办公事吧！”高承说完，遂亮出圣旨，朗声叫道：“九城防御提督，一品英武将军张志，跪听宣旨！”

张志一见圣旨，赶忙撩衣跪倒，口中称道：“臣张志参见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高承抖开圣旨，高声宣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我朝自太祖开基，万民齐享太平盛世，不刃刀兵之苦，天下无不称颂。自朕即位以来，更是应天顺地，五谷丰登，四方无征伐之苦，万民无思乱之念，可谓国泰民安，君臣同乐。可恼一品英武将军张志，枉受皇恩，不仅不忠君报国，以尽臣职，反而串通江洋大盗，夜进皇宫，盗宝行凶，图谋不轨。似此等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！敕令锦衣卫高卿速拿正犯，严加审讯！钦此。”

高承宣读完毕，凶相顿露，一声厉喝：“来呀！给我拿下了！”

众锦衣卫闻声一拥而上，哪容张志分说，七手八脚就给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
张志高声大叫：“此事从何说起？真乃冤枉！”

高承冷笑道：“姓张的！”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的同伙已被拿下，正在御使府受审。他已招认了通谋之事，并供出了国宝所在之地。来呀！快带着这贼臣，迎取国宝！”

锦衣卫答应一声，便拉着张志奔了他府内的祠堂。所谓祠堂，其实就是一座供奉先祖列宗牌位的房间。除去逢年过节四季大祭之外，平时并无人到此出入，连那看管祠堂的家郎院公，也只在外面打扫一番，从不轻易走进房内一步。

高承带着张志来到房外，喝令家人打开房门，来到屋内，随后又有几个锦衣卫士来到了房中。众人闪目朝房内一看，只见除去供桌上的几尊牌位和香炉之外，并无甚摆设。

张志此时身被五花大绑，心中是又气又恨，暗暗骂道：“奸贼呀！奸贼！你们诬陷我行凶盗宝也还罢了，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。可我的祖先牌位与你们何仇何恨，你们竟到此来折腾？等我张志辨明是非之后，岂能与尔等甘休！”但张志哪曾想到，他此刻已经落进了重重圈套之中，杀身之祸已经临头，哪容他分清是非？

当下只见高承闪目朝房中扫视了一下，随后便迈步来到供桌之前，伸手拿过供在正中的神主龕，抽开了匣盖，然后朝张志冷冷一笑，顺手将匣盖在桌子上墩了一下。随着这匣盖的响声，只见一个白绸小包从中掉了出来，落桌有声。高承打开小包，里面又是一层油布小包，等再打开油布小包之后，屋内顿时亮得出奇，只见一颗鸡蛋大小的夜明珠，展现在桌上，那光华夺目的色彩，顿时使人眼花缭乱。

高承将宝珠亮相之后，随又包好，揣入怀内，然后朝张志冷冷笑道：“张志，你且看清，赃物已从你家搜出，你还有何话可

讲？识相的老老实实随某家走上一趟还算罢了，如其不然，嘿，可休怪高某手下绝情！怎么样，走吧？”

面对这突然之变，张志早气得浑身发抖，哪里还讲得出一句话来？只见他怒瞪虎目，死盯住高承，一双眼珠在眶内滴溜直转，好象要蹦出眼眶。

高承被他盯得有些发毛，恶狠狠地一声喝叫：“来呀！把这贼臣给我带走，封锁府门，连个耗子也不准放出！”

众锦衣卫亮喝一声，虎狼般地朝上一围，各自亮出了明晃晃的刀剑，押着张志就往外走。随着一声号令，二百多个御林军把个提督府围了个风雨不透。

如此一来，满府大乱。那些丫环婆子们心惊胆战自不必讲，单说赵氏夫人娘儿俩闻此凶信，顿时都悲痛到了极点。这赵氏夫人一听府内出了如此大祸，痛得她心如刀绞，一时悲伤过度，便昏死过去。那小张成虽说年方七岁，却也十分懂事。他一看爹爹被人抓走，母亲又哭死过去，吓得他连哭带喊，摇晃着母亲放声痛哭。一时之间，阖府上下到处是一片悲啼之声。连那围府的御林军听了都禁不住摇头叹息。

此时，府内还多亏了老管家张升，只见他一面喝令全部家人仆女不许惊慌，一面唤醒夫人，计议如何设法打探张志的消息。

赵氏夫人醒转之后，便抽泣着向张升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此时方寸已乱，失去了主见，事情该如何料理，就请您去和肖先生商议吧！只要能帮将军辨清是非，纵然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！”赵氏夫人道罢，便又哭了起来。

老管家想了一想，便让丫环婆子继续劝慰夫人，自己则离开后院，径奔书房寻找肖先生而来。

却说这位肖先生不是别人，正是教习张成读书的饱学名儒肖其山。这位肖先生不但才学出众，而且为人十分正直。在这京城内外，极有名声，很受人们的敬佩。今日他正卧病在床，一见老

管家进来，忙挣扎着欠身坐起，招呼道：“老管家，府内之事现在料理的如何？”

老张升焦急地来到床前坐下，向肖先生道：“先生啊！张将军被锦衣卫带走，生死不知。夫人哭得死去活来，方寸已乱，哪还有心料理府内之事？老奴今来拜请先生，便是求先生出个主意！”

肖其山见事到此间，不忍推辞，思索了一下，即向张升道：“老管家，据肖某看来，张将军的官司十分棘手，并不易分清是非。据此事的发生来看，肯定是有人事先做好了手脚，借此将张将军陷害于不赦之罪。从这一切来看，慢说无人知其隐秘与张将军作证，就算有人知其暗情，也无济于事。眼前唯一的解救之策就是派人立即到徐府送信，请徐千岁出面，或许能有一线生机。除此之外，并无他法。另外，还需派人赶紧去御史衙门打点一下，使将军少吃些苦头。老管家事不宜迟，您就赶快办吧！”

老管家听罢，便赶忙回去，一方面准备派人前往御史府打点人情，自己则准备亲往徐府，与徐千岁送信。哪知道他刚到府门，就被围府的御林军给挡了回来。休说是派人出府送信打点，就是在府门口踟蹰一时，也会遭御林军喝斥。老管家一看如此情况，急得满头是汗，又赶忙回到书房，向肖其山述说了此事。

肖其山一听，也是一震，知道奸贼对张府下了毒手。看此光景难免满门受诛。虽说事已至此，却也不能束手待毙。肖其山紧皱眉头，在房中苦思出府传信之计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张志被锦衣卫绳捆索绑，带到了御史衙门，来到大堂之上，只见监察御史陆秀正然升堂理事，一声断喝，那森严的堂威好不吓人！

但见：正中高悬天子剑，锦衣护卫两边排。刽子手，怀抱钢刀瞪凶目；衙皂班，持棍拖板似虎狼；惊堂木，一声拍击惊人胆；诸般刑，件件示威催人魂。虽无刀山油锅牛头鬼，却也亚赛地府

阎罗殿。

当下只见高承迈步来到大堂，冲上抱拳笑道：“陆大人，高某已将国宝取回，犯人带到，就请你代劳审理吧，某家可要进宫交旨去了！”

陆秀道：“高总管，下官一定照办。恕下官公务在身，不及远送，还望总管谅解！”

高承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陆大人但请自便。来呀！将犯臣移交堂下，回宫交旨！”

众卫士答应一声，遂将张志交付堂下护卫，而后，一个个俱跟随着高承往外而去。

高承一走，陆御史立即变换了嘴脸，啪的一拍惊堂木，大喝一声：“来呀！将犯臣张志带上堂来！”

随着一声吆喝，张志被带到大堂。只见他怒目视着陆秀，立而不跪。

陆秀冷笑道：“张志，你既是犯罪之人，来到本御史堂下，为何不跪？”

张志怒声道：“陆大人，我张志身为一品重将，位列朝班，上不曾欺君误国，下不曾贪赃枉法，何罪之有？今不知哪个小辈栽赃陷害，被带到你这大堂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掌管文武重案，不思忠君报国，与人查明真象，反在此耀武扬威，我张志清白之身，岂肯跪你？”

陆秀一听，不由得乐了：“好一个清白之身！张志，我来问你，你既称忠君报国，一身清白，却又为何勾结江洋大盗杜龙进宫盗宝行凶？在你这清白人的主使之下，导致两名内监命丧无常，无价国宝收在了你府之内。现在连赃物都当众起出，你还声言无罪，岂不是自欺欺人？”

张志是员武将，原本就性格刚猛，加之无故受此陷害，火气更大！一听陆秀之言，怒声吼道：“此乃纯系诬陷，你可敢跟我

上殿面君？”

陆秀冷笑道：“见驾当然要见驾，不过现在还为时尚早。不拿到你这犯臣的口供，陆某何以交旨？看来你还想抵赖不招？少时定让你口服心服。来呀！将盗宝贼犯杜龙带上堂来，与张志当面对证！”

随着一连串的喊喝，一个身材黑瘦的中年汉子，被带了上来。只见这汉子被打得浑身是血，满脸鞭痕，沾水的细丝绳杀得他龇牙咧嘴，看光景此人没少受刑法。这人来到堂前跪下，陆御史怒声喝道：“杜龙，张志现已带到，你可与他当面对来，倘若胡言乱语，二罪归一！”

杜龙连忙叩头道：“是！小人不敢。”杜龙说完，站起身形，来到张志近前，似有惭愧之情，道：“张仁兄！都怪小弟无能，枉称摘星手，做事不密，被捕到官。请兄谅小弟受刑不住，带累了仁兄，供出了宝珠所在。仁兄啊！事到如今，归总一死，不如招出实情，免受皮肉之苦，小弟我可尝受得了这酷刑的滋味，请兄三思！”

张提督一听此言，直气得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，一股无名怒火直撞顶梁，他哪里按捺得住，一声怒骂：“呀呀呸！哪来的小辈，竟敢如此无礼，血口喷人！张某岂能容你？”

张志骂罢，迈前一步，抬腿就朝杜龙踢去。那杜龙虽被捆着，但身法却快得出奇，一看张志踢来，身形略微一晃，早已离地而起，一溜歪斜地纵到了堂案之下，口中还不住地嚷嚷：“仁兄何必如此无情？小弟但有半点儿办法，也决不会招出仁兄。望仁兄切莫动手，望仁兄手下留情，小弟再也不敢了！”

杜龙越是如此说讲，张志的火气越大，气急之下，哪还有甚理智？一看杜龙到了堂案之前，便又是一脚踢去，那样子好象不将这杜龙踢死便决难消除心头之恨？哪知这一脚非但没踢着杜龙，却把个堂案给踢了个四脚朝天。

陆秀见状，哪里肯依？厉声吼道：“来呀！快把这欺君罔上的贼子给我拿下，重打八十！”

呼喇一声，掌刑的皂衙往上一圈，便将张志按翻在地，无情的大板便抡了起来。这八十大板下去，再看张志，早已皮开肉绽，昏死过去。

陆秀一看，狞笑道：“就此死去？没那么便宜，来呀！浇水！”

掌刑衙役应声提过一桶凉水，照定张志迎头浇去！遂听张志“哎呀”一声，醒了过来。

陆秀冷冷笑道：“张志，前罪未曾明结，尔又敢咆哮公堂，诸罪合一，俱是死刑？陆某劝你从实招认，免受皮肉之苦：如其不然，这诸般大刑可就恕无可免了！”

张志此时心中已经有些明了。知道进了奸贼的圈套，哪怕你浑身是口，也决难说得清楚。便打定一个主意，宁肯让你的毒刑打死，也休想让我屈打成招！人若豁出性命，还有何惧，当下张志把心一横，便厉声骂道：“狗官，想必是尔等众奸串通一气，加害于张某，要打便打，哪个惧怕于你！不过想要逼出张某的屈供，哼！尔等简直是白日做梦！”

陆秀闻言不由恼羞成怒，将堂案拍的叭叭直响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不动大刑，谅你也不招，来呀！大刑侍候，将这犯贼给我夹了起来！”

这夹棍之刑乃是诸刑之首，十分的厉害，任你是铁打的罗汉，火炼的金刚，只要一上夹棍，也管叫你筋断骨折，命丧无常。当下张志被夹得一佛出窍，二佛升天，黄豆般的汗珠便哗哗地涌流出来。到夹棍收到四成光景，那张志即大叫一声昏死过去。陆秀一看即令衙役冷水侍候。就这样昏死浇，浇醒又夹地折腾了半天，张志始终没有口供，把个陆御史急得心焦意烦，恨不得撬开张志之口，从中掏出他的供辞。

正在此时，只见一个身穿软甲的将官来到大堂，冲陆秀抱拳称道：“陆大人，末将奉我家尚书爷之命，有机密呈上，请大人过目。”那将官道罢，遂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绸小包，递了上来。

陆秀接过打开一看，包内却是一锭黄金，除此并无别物。陆秀不由心中纳闷，刚要发问，猛见那包金的白绸之上，写着几行血书。陆秀将白绸铺在堂案之上，逐字地看了起来。陆秀不看这血书倒还罢了，一看这血书只吓得他心惊胆战，脸色刷地变得苍白，额头顿时也沁出一片冷汗。你道这绸内写有何言，竟使他如此害怕？

原来，这白绸内字倒不多，但分量却极重。只见上面写道：“众奸合谋围府第，提督将军陷牢笼。望君得此仗忠义，速报徐府定国公。肖其山沥血愤书。”

陆秀看罢之后，暗称厉害；心想：肖老儿呀肖老儿！你好狠毒呀！此事若是转到徐府，那徐彦昭徐千岁岂肯甘休？幸好此物落到崔尚书手内，真是天助人也！不过此事倒不可轻视，还须多加小心才是。陆秀想到此处，一声吩咐：“来呀！将张志暂押死囚，严加看管，退堂！”

众衙役答应一声，遂将张志押入死牢，而后各自散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陆秀退堂之后，来到书房，立即命人赶奔兵部大堂，请崔尚书即刻赶府议事。家人闻言不敢怠慢，立即快步而去。

不多时，就见兵部尚书崔安，锦衣卫总管高承，一起来到了御史府内。陆秀一见，赶忙迎步上前，请二人同到书房落坐，吩咐家人献上茶来，又命速备酒筵，招待二人。家人闻声答应一声，各自前去准备。

此时天色已经黑将下来，又正值阴云遮空，四内更是一片漆黑。不过尽管外面黑暗，这书房之内却是明灯高悬，亮如白昼。只见崔安将三角眼一转，向陆秀问道：“陆大人，张志的口供可

有着落？”

陆秀苦笑一声，便将日来之事讲了一遍，然后问道：“崔大人，事情有些扎手，您老可有甚高见？”

崔安闪目扫了陆秀一眼，道：“哼！亏你还是监察御史，连这等小事都办将不来！倘若此事办砸了，不只高、杜二位白受劳苦，对不住九千岁的提拔，就连咱们自己，是否能安生得了，尚且难测。休说徐彦昭这刺儿头不好对付，就是那张志能和我等了结？”

陆秀听罢，心中咯噔就是一跳，忙赔笑道：“崔仁兄，小弟实在无能，还望老兄示以高见。”

崔安略作沉思，而后眼珠一转，遂向陆秀道：“陆大人，事到如今，不宜迟缓，只有采取快刀斩乱麻之术，速了此案。我虽已派人严密封锁徐府的信息，但经过这一天的闹腾，怕这刺儿头也已得到风声。倘若他再一出面干预，此事可就完了！如今之计，只有提前下手，一面仿造张志的笔迹，画押口供，由高总管连夜进宫，索求立斩的旨意；与此同时，将这张志先行除掉，而后派兵连夜抄杀张府，斩草除根。等到圣旨一到，此事早已完结。那时，纵然徐彦昭再出面干涉，也为时已晚，咱们有张志的亲笔口供在此，又有万岁的立斩圣旨，还怕他徐彦昭何来？”

陆秀、高承一听此言，连声称妙，三人相对一视，便一齐哈哈大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高承猛地听得房顶瓦垄微微作响，情知有人偷听，便急忙飞身推窗而出，跃身上房。他上得房来，闪目四下一看，周围仍是一片漆黑，并无半点动静。高承并不以此为止，便又闪目绕房四下细细观望，却仍是不见动静，这才下房回到屋中。陆秀一听并无动静，这才放下那颗悬跳之心。

崔安是个老奸巨滑的人物，极有谋略，他一听高承之言，心中便犯开了合计。他深知这高承乃是有名的武林高手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适才他既然听到房上有声，岂会有误？看起来这

前来的对手定然比他还要厉害几分，竟能乘他推窗上房之际，疾然离去，真乃神奇也！崔安越想越觉得不妙，哪还有心再等着饮酒？只见他眉头紧皱，向陆秀和高承道：“二位，适才之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动手！等完事之后，再欢饮不迟！若当真走漏了风声，可就来不及了！”

陆秀、高承一听，也真的不敢怠慢，即刻各自动手，这且不题。

却说崔安刚才所料果然不假。三人在屋中的一番密谋，当真被人听了个一清二白。当下此人听完崔安所言，不待高承出窗，即早已闻声离去，直奔徐府。但是此人行至半路，猛地又停住脚步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纵然请出了徐千岁，岂不为时已晚？张志身死，乃是他做官之人的报应，这乐极生悲之事，古来自有。虽说他为官清正，但也是死有其由，不足为虑。可我那肖兄和张府众命岂不要俱遭毒手？我还是先去救人要紧！”

这人打定主意，便转路而行，直奔张府而来。看看已离张府不远，就见那府门四外早有御林军团团包围，亮子油松照得府外一片通明，枪刀林立更是耀眼锃明。此时，就见那人冷冷一笑，来到府外十几丈远的地方，便跃身而起，有如一只掠空飞鸟，在暗空中一掠而过，进入了张府。

却说此时张府之内，仍处于一片悲痛惊慌之中。那赵氏夫人此时理智已然清醒，顾不得内外之分，便让老管家将肖其山请到书房之内，一同商议解救张志之策。事到此时，肖先生纵然妙计再多，那军兵围府不让人出外，岂不是与事无济？此时，肖其山还不知道他那送血书之举早已被崔安所破，且已加速了闾府主仆的死亡之期。

此时书房内的灯光亮得出奇。在灯光映照之下，房内之人的脸色，一个个显得十分难看。肖其山虽然料到祸期已为时不远，但为了安慰赵氏母子和众人之心，也只好强作镇静，勉强笑道：